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佹也言君子之人遭値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

毛氏奇齡曰自此至哀公章又子思自啟一義而歷引子言以明之篇首言修道者合微顯隱見只愼獨以進于誠故此又申言中庸之道謂道本費隱有顯

見有隱微君子就其顯見中第致其道之在已者而誠已見焉由不違素位卑邇以至誠不可揜是也且就其隱微中并致其道之達于天下者而誠之功用亦見焉由大孝作述達孝人存政舉以至明善誠身誠者誠之者皆是也然則性與教總在誠矣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言無時無地不當修道故慎獨以求誠耳此卽言道之得達唯無時無地不是道故此中有所當慎獨以求之是以莫見莫顯但言求道在顯著處而不知道原有是顯著者卽謂之費不睹不聞祇言求道在隱微處而不知道原有是隱微者卽謂之

隱但求道始事由已及人由卑邇以及高遠本隱而
費而教道極功則修身治人達德達道而總要歸于
一誠實費而隱故下學入德知微之顯隱可達費而
至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功化之極一似由著而
返闇由顯見而歸隱微所云費而隱實有前後通貫
篇首至篇終無二致者特隱不是體費不是用假以
不睹聞爲體則睹聞爲用世無是理若以無聲無臭
爲體則但言洽化之神不由聲色未可謂不聲色即
是體如言天有主宰不在蒼蒼未可謂不蒼蒼即是
天也況此費隱與鬼神章微顯兩下照証而章句于

體用二字究不分明夫微之顯未嘗明注曰微是誠是體顯是不可揜是用而于總注則又曰不見不聞隱也體物而不遺則亦費矣夫不見不聞猶之不睹不聞有何體在體物不遺則實有體字實謂鬼神之誠爲物所體而反屬之用已牴牾矣乃其注不見不聞曰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至于誠不可揜則又曰陰陽合化無非實者是體物不遺正是陰陽合散之至實而爲誠者也而乃謂不見不聞是誠是隱是體體物不遺是不可揜是費是用不幾前後自枘鑿乎

毛氏遠宗曰費隱固非體用然謂所言皆費而所以然皆隱則亦非是先生嘗言戰國辨士每言三耳三足以耳目手足祇是一物是形下之器必有所以行所以聽者故變兩爲三其一道也今朱子云形上之道尙有所以然則四耳四足矣且說豈可通道在卑邇而猶有所以然在卑邇之內道在忠恕而猶有所以然在忠恕之內其可通乎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孔氏穎達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者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芻蕘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故也前文据其知此文据其行以其知能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于愚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故聖人有所

不能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孔氏穎達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于理爲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

毛氏奇齡曰與知與能天地之大費也不知不能與人有所憾隱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

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至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之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

毛氏奇齡曰郎以君子之語道觀之語大耶則莫能該載其所語之大以其費也語小耶則莫能剖析其所語之細以其隱也

毛氏遠宗曰語大語小不是汎言道之大小謂君子語如是也莫載莫破亦不是君子之言不能載之破之語君子語出而天下之求道者又如是也如是則

君子天下字有着落矣

姚氏際恒曰按隱字乃異端之尤上章孔子曰素隱行怪隱與怪並言可見矣上章方述孔子之語闢隱怪而下章即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謂之子思之言得乎不必他辨矣聖人以理爲道由吾心之仁義而施之于事物是也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今以所知能所不知能爲道則是凡見天地間之物無非是道此認外物爲道物自物我自我而離其根矣夫聖人雖有所不知不能亦只是造化氣機于道絕無干若謂不知不能便不能盡道則重外輕內既認外物

爲道勢必求道于杳冥寂寞之中老子之見道曰唯恍唯惚曰夷希微曰深不可測釋氏之見道曰七聖皆迷不可思議皆是此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又以並聖人之不知不能而言正是一例語義如天地之道雲行雨施而耕者以爲樂桑者以爲憂此自在物于天地何與若然必將天地徇物以求道而後可爲天地與夫天地自有道不必徇物以求道而後可爲天地則聖人亦自有道不必徇物而後可爲聖人明矣則何必爲聖人之不知不能惜爲天地之大猶有憾慮哉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卽莊子秋毫泰山嶕

螟䳟鵬釋氏微塵由旬芥子須彌之說而總以氣化爲道于道家尤近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孔氏穎達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此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于天則鳶飛戾天是翺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泳游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

毛氏奇齡曰詩不嘗語乎鳶魚小物耳而一戾于上

一躍于下則以顯著者言之上下無非道昭然散見

一何明察而以隱微者言之道何以在上下亦微亦

彰正復在人隱度之間蓋以察爲著亦可以察爲察

所謂費而又隱也此兼言之也　又曰費者散出之

也隱者微也但爾雅訓引爲占毛晃增韻亦訓作度

如隱田隱物之隱此卽治亂曰亂察隱曰隱亦相因

轉見之義故此察字自當作審察解謂卽此是隱卽

此是察故道之費在此其隱亦在此

樓氏宅中曰旱麓頌文王作人之詩鳶飛喻髦士遠

去魚躍喻髦士獨留此是詩說今解本詩亦卽以中

庸之引詩釋之似文王道教昭著于天地之閒失經
旨矣
王草堂四書集注補曰章句引程子曰此節子思喫
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按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注云
旣不著有又不滯空活潑潑地又宗杲云不用安排
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故楊升菴云僧家語錄有
頂門之竅露堂堂腳根之機活潑潑地豈儒者說經
而可有此昔有人問尹和靖云程子所謂活潑潑寃
不可當時曾有此語否和靖云便是學者不善記錄
故有此是程子此語當時固已疑之卽和靖親炙程

子亦不敢阿好直云紀錄之過且程子原文自有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則直是禪門參句其云弄精魂亦出是波羅提文朱子旣以刪弄精魂句而必以活潑潑地四字爲子思喫緊爲人之語不識何也

姚氏際恆曰引魚鳶之詩亦一例語義鳶魚物也以其飛躍之上下察而言道非是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道乎非是認外物爲道而離其根乎此老莊之以氣化爲道也告子生之謂性其于犬牛無別鳶魚即犬牛類也飛躍即生之謂也然以佛法壽老子告子

皆得其初耳惟夫宗門之說引此獨多皆在非非有非無之間致爲微妙故偽中庸中惟此與宗門之旨最契非若前之不睹不聞與未發之爲下乘禪也畧記數端唐時僧問法眞禪師曰學人向甚處駐足師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宋仲晦跋其後曰大丈夫不可無此氣象）德章禪師對宋仁宗曰空中求鳥跡水內覓魚蹤覺通禪師曰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雪峰問克勤禪師前三三後三三意旨何如師曰水中魚天上鳥淨慈寺門聯云魚躍鳶飛皆妙道般遭侍郎作佛偈曰窓外鳶魚活潑潑白沙王陽明禪學也陳詩門

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王書曰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凡此之類可爲明証此皆釋氏之學假喻爲道處今引此詩以喻君子之道不與其旨符同乎朱仲晦曰此即禪家云青青綠竹莫匪眞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又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道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麽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說試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似渠曰何不道我今生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道箇田地時恁他輕輕拈掇過便是自然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

初始造立端緒起于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
姚氏際恆曰或解此章謂言男女交媾之事故曰費
而隱曰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與能極其至聖人有所
不知不能曰大莫載小莫破凡鳶交必飛旋乎高魚
交必游躍乎卑故取以言上下察而以造端夫婦察
乎天地終焉此解頗確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
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與此旨亦同道家以氣為
道絕不言理故專取造化嬗生處贊其道妙在此舉凡
聖賢仁義之心中庸之理直皆擯棄無用故其先毀
德棄仁義毀禮由是流而為楊氏之為我又流而為

商君之任法以毒害天下又流而爲長生久視練形接氣之術種種異端不可致詰矣此皆以氣化爲道致使然也故予謂佛與老形跡似同而指歸各別而僞中庸之言則以爲佛可以爲老亦可者以其形跡同故也　又曰或謂言其上下察其字指君子察字卽下察乎天地察字其謂察字卽下察字是也謂其字指君子据文義非也且擬人必于其倫以鳶魚比君子可乎然卽以鳶魚比君子與以鳶魚言君子又何殊焉　又曰吾謂欲闢世所其尊信之者最喜其人爲尊信之尤者而時亦有其言疑之則不必待吾

之闢之而世之其尊信者亦可以已矣如中庸一書自宋以來爲尊信之尤者非朱仲晦乎而世所謂博信者非因朱仲晦之尊信而尊信之乎乃閱其文集與蔡季通曰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校再說不來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憾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係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與朱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同嗟乎予閱此書因嘆人有是心無不皆同第一時惑溺于師承瞽說先入其中又無明識以照之遂至牢不可破乃忽于昏沉睡夢之中微覺醒悟時露一星兩星如石火電光

旋復滅息可畏哉渠蓋不知僞中庸之文直是亂道依費隱字解末節造端夫婦是隱察天地是費如此卻是隱而費了卽或謂造端夫婦是費然察天地仍是費如此又是費而費了前後文理乖違不通如此渠欲順文理解書則思以造端夫婦屬費察天地屬隱所以云百種計校再說不來于是不得已糢糊了事以三字注之曰結上文吁其平居所私疑如此乃作爲章句之書不露所疑之意陽爲尊信以示天下豈非所謂失其本心哉此書俱狀最明在己既不復毀棄而門人訂集亦不辨別而誤存之可笑如此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鄭氏康成曰言道卽不遠于人人不能行也

孔氏穎達曰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于人身言人能行之于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者言人爲中庸之道當附近于人謂人所能行則己所行可以爲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于己又不可行于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孔氏穎達曰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邠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言欲行其道于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于身何異持柄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卽所不願于上無以交于下所不願于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于他人之處欲以爲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于身而求道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在于己身也

毛氏奇齡曰此下數章皆襍引子言以申明道之顯見而在己者然而慎獨之要道功在其中焉　又曰道原不遠人顧人之爲道亦不可遠人夫所謂人之爲道不遠人者非謂此人與道與彼人不遠也又非謂以我之爲道教人之爲道不相遠也謂人各有道其在乎人者自不遠也故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

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可謂不遠也

毛氏遠宗曰明有兩人字豈可增一其字并增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且即以其人治其人終與忠恕之不願勿施不合則前後斷港矣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即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即所攻者稍作分疏便曉耳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孔氏穎達曰忠恕違道不遠者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于人違去也言身行忠

恕則去道不遠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善之事施之于已已所不願亦勿施于人人亦勿願故也

毛氏許齡曰故修道者不求人而求已且不求之已之身而求之在已之一心其所爲不遠人以爲道者無他忠恕而已蓋忠本無私原即是恕而恕以及物亦只是忠故曰忠恕無兩心人已無兩事祇此不願勿施而道不遠即在是焉盡人在盡已成已即成物也所以教道必修道修在已不必復教在人也

毛氏遠宗曰中庸言性情不言心意唯此與大學有

諸己求諸人藏恕而喻人俱合始知論語忠恕孟子
强恕所謂千聖百王合一之道端在是耳
樓氏宅中曰施諸己兩句與下節所求乎子四段俱
只恕字然忠在恕字中詁忠作厚解恕作仁解總無
私之義惟程氏伊川改作自盡為忠推己為恕直分
兩義而字詁為之一變按論語曾子一貫是忠恕而
子貢一貫只是恕且以不欲無加能近取譬申言之
此必有故蓋聖賢學問只是去私利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故忠恕二字卽是誠卽是成己成物不自私自
利此中庸教道一大關鍵不可不[illegible]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氏穎達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明求之于他人必先行之于已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已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于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如已是諸侯欲求于臣以忠事已已當先行忠于天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言

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已則已當先施恩惠于朋友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
孔氏頴達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常也謂自修已
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餘不敢盡謂已之
才行有餘于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于人
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于行行顧言者使行
副于言謂恒顧視于言也
君子胡不慥慥爾
孔氏頴達曰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

之貌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

毛氏奇齡曰所求未能治人須自治也慥慥誠也

毛氏遠宗曰有餘不足竟坐分言行亦無憑据徐仲山先生謂此兼言行言即過與不及也言行有不及不惟行當勉即言亦當勉言行有過不惟言不敢盡即行亦不敢盡然且言行必相顧不使偏倚此庸德之中也既無過不及又不倚也先生嘗言此然說又不用竊記此以備參攷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鄭氏康成曰素皆讀爲傃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向不失其道

孔氏頴達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

毛氏奇齡曰行素不願外即忠恕自治之事茍非正已而自得不能行此故末以反求諸身結之　又曰素不是見在從來無此解唯釋氏三心有見在過去未來儒者經解不宜有此按喪服小記注有素無服

素有服語素猶本也謂本如是也儀禮喪服既練飯素食註素猶故也謂復故常時所食則素位者卽本來故有之位中庸之所謂庸孟子之所謂故總此義耳　又曰素患難作平素解世多未喻先仲氏曾講學龍山謂位分無三心只有兩地兩地者一已然一未然也素位是已然事願外是未然事或曰不然已然在富貴貧賤容有之若患難必偶爾相値安得有已然者曰然而已値之矣已然矣此如論語遠人必招而始來然既來之矣已然矣孟子放豚亦放而後歸然既入其苙矣已然矣故夫子驟値患難或弦歌

或微服必求解免然而子路慍見便是顧外夫子告以固窮便是守素是以大禹入裸國裸而入衣冠而出此偶值夷狄而不失偶素者箕子以文治朝鮮泰伯端委治吳則又久處夷狄而不失久素者要皆已然也

章氏大來曰素是平素與現在相反君子守常正恐有覬覦一旦之事若隨在易行則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宜易妻矣章句于間強章曰不變未達不變平生見在耶抑平素耶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孔氏穎達曰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孔氏穎達曰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已而行不得求于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論語云忠信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

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爲不得上
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言平安也言
君子以道自處恆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
行險以徼幸者小人以惡自居恆行險難傾危之事
以徼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

毛氏奇齡曰遠宗謂居易亦處常之義易平常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孔氏穎達曰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

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于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者言君子之人失道于外亦反自責于已

毛氏奇齡曰子曰節舊冠之行遠自邇之上

陳氏佑曰正鵠皆鳥名鄭氏謂齊魯閒以題肩爲正正鶅而鵠小皆難中之物故射侯用之則正鵠本射侯通稱若舊注畫布曰正則繪五色于布閒而以朱居中爲的正者朱音之轉也且謂大射張皮侯則棲鵠賓射張布侯則設正名不同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道于身然後能被于物而可謂之高遠耳

毛氏奇齡曰卑邇卽不遠卽素位卽大孝繼述達孝諸庸德然而誠在其中焉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孔氏穎達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詩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言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是故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近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爲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女于人則妻子爲帑于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以害鳥帑是也

毛氏奇齡曰常棣之詩周公痛兄弟之變而借宗卿

燕同族兄弟以篤哀痛之情故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亦必旣翕和樂之甚而後可以宜妻子樂妻子以兄弟邇而妻子遠也此遠之必自乎邇也翕作聚解耽者樂之甚國風士之耽兮是也

毛氏遂宗曰孟子男子有室女子有家國風宜其室家皆指妻子言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孔氏穎達曰因上和于遠人先于室家故此一節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于外

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己

毛氏奇齡曰父母其順舊與詩不屬今只作孔子讀詩之言謂至此而始足以順父母也以妻子兄弟卑而父母高也此高之必自乎卑也　又曰古五倫只父母兄弟無夫婦以兄弟天合夫婦人合故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鄭氏康成曰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孔氏穎達曰此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

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毛氏奇齡曰此以子言鬼神之費隱証中庸之費隱道之費隱鬼神之誠証中庸之誠實則鬼神即道也易以陰陽爲鬼神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鬼神者固道之體天以育物者也但不稱道而稱德者以體天是道體天而育物即是德蓋天以生物爲德舊注

體作生所能以天爲體而生萬物則道見乎德故曰
德盛此猶祭義以因物見則爲鬼之盛神之盛之意
特是德不可驗仍當于微顯中驗之所謂費隱也如
視不可見聽不可聞一何隱微而乃以無體之體育
物不遺則正隱而見微而顯者將中庸之位天地育
萬物與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于以體天地之撰
而通神明之德皆此謂也故此言德盛後言誠不可
揜誠即德也不可揜即盛也天以生物爲德鬼神以
體物爲德至誠以成物爲性之德
馮氏□□曰鬼神德盛即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體物

不遺即神無方而易無體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皆道
也則皆德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孔氏頴達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
猶潔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潔
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者言鬼神之情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
左右想見其形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孔氏穎達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恒須恭敬況于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在所尊敬也

毛氏奇齡曰郎以祭祀之鬼神言之何顯見也

章氏大來曰禮運列于鬼神凡山川五祀祖廟皆在其內故以此祭祀二字統言之若周禮以天神屬神人鬼屬鬼則稍有分別至樂記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如五帝德說黃帝死而民畏

其神者百年春秋若敖氏之鬼皆以人言則或體物
是天地之鬼神此只是人之鬼神亦是一氣
毛氏遠宗曰抑詩非祭祀之詩但証如在耳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毛氏奇齡曰不見不聞而顯見如此實有之故也誠
也
毛氏遠宗曰中庸言誠兆于慎獨而此始指出之特
微不是誠篇首莫顯乎微微是獨不是慎篇終知微
之顯微是德之闇然不是入德之德可驗
樓氏宅中曰不見不聞是微洋洋如在是顯此何待

言然謂不見不聞是微之微是性情洋洋如在是用之費是功效則未敢信夫不見不聞從視之聽之者言人之耳目有不能及于鬼神無與也此不特鬼神無性情即具耳目者此時亦並無性情也若如在則儼云鬼神使之矣鬼神能使之似有性情而反曰功效夫鬼神無事安取功效至于體用則不見不聞與洋洋如在總屬影響謂如在是體不見聞是用尚不可而乃截然謂不見聞是體如在是用則體是人不見而用是人見體是人不聞而用是人聞向使舍中庸而講禮記有曰不知鬼神之所在于彼于此此是

體優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此是用其能從乎別錄曰宣城施少參講學廬陵長沙孝廉王岱講中庸鬼神章堅言視不見聽不聞是體之微體物不遺是用之費主客不已山陰張雛隱曰微顯與體用原不相屬只以體用言鬼神之德不得言用以別無體在德外也然而經文于此祇以體物徵德之盛不見不聞但反覆以起下句謂如此不見聞而體物如是所以盛也則體物即德盛矣人敢言德盛是用否且敢言不見不聞是德盛否時少參與坐客數十八皆言其是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毛氏奇齡曰此下數章皆庸德之以誠身而達天下
者其在中庸本是道而在禮記則即此是禮曾有講
道而不識禮者乎　又曰宗廟饗之正大孝之事與
無憂達孝專指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注者因惑于
蘇軾謬說謂舜爲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注尙書于
祖考來格亦不指爲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
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注神宗廟
据帝繫謂舜之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

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爲四親而馬融于尚書戛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据也即或宋人好杜撰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即堯子丹朱也此雖不注亦定無敢曰此堯廟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若不立廟安得有禘祖二祭況顓頊舜親也祭堯廟而祖舜親可乎

毛氏遠宗曰蔡氏尚書注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禘黃帝郊嚳祖顓頊宗堯爲据殊不知宗字不同神宗

之宗廟號也宗祖之稱也宗𦍒之宗宗祀也明堂祀
帝之別名也宗祖爲七世之祀立主立廟宗祀爲五
帝之祀但設主而不立廟今認錯宗字使無廟無主
者反据之証某宗某廟贅參軍郎關壯侯矣注經者
豈可如是　又曰大全東陽許氏曲護章句謂此宗
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郎位祀舜爲宗此不知
出自何書信然則身享宗廟于大孝何與且此與下
章宗廟同文周之宗廟可從武王身上說祇祀武乎
　又曰往求許氏說不得曾聞先生云他書並不記
有此此必又誤讀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堯祖顓

頊而宗舜語故有此言考宗法但以繼世祀開王爲宗如夏宗禹商宗湯周宗武王舜無繼世焉能立宗或者舜崩之後禹未傳子則雖自立夏后氏廟而郊與宗祀禘與廟祭一如舜之郊嚳宗堯當爲後之享然非宗廟享之也此此與蔡氏之注廟號同一誤也若國語之謬則從來先儒所道過者其曰有虞氏宗舜一謬也舜不能宗舜也且又曰夏后氏宗禹二謬也既宗舜不得又宗禹一代無兩宗也且又曰商人禘舜而祖契三謬也舜並非契父而成湯忽禘舜無理又无理也生世貴讀書亦謂經傳訛錯可刋正耳今

一不能解經且又受他書之誤而反誤經讀書何爲

樓氏宅中曰五帝德曰黃帝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故名神則舜廟之名神宗非以是耶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孔氏頴達曰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王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援神契云丘爲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之而

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

毛氏奇齡曰前以得天徵大孝此以大孝徵得天而

總于德乎主之德者孝之全孝者德之本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孔氏穎達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者材謂

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

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

凶誅而舜受禪也

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鄭氏康成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培益也

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爲

茲覆敗也

毛氏奇齡曰文輝謂材與篤俱兼美惡言材即具也

禮吉冠則纓武異材謂或爲纓材或爲武材也篤厚

也正義善者厚其福篤慶篤祜是也惡者厚其毒篤

疾篤害是也故下以栽培傾覆並承之若止注篤爲

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証矣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氏頴達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此大雅假樂之篇

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善樂君子此成王憲憲亦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保安也佑助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証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爲也

毛氏奇齡曰馮氏謂受命即是得位然不必鑿指作天子尚書文王受命惟中身未嘗爲天子也若夫子

無位前儒多以氣數解之正義引孝經援神契有氣當黑綠不代蒼黃之說頗屬悶誕惟孔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卽是天命此語與論語封人之語相合然則受命亦但云佑命自天已耳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孔氏穎達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爲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

道故無憂也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孔氏穎達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

毛氏奇齡曰壹戎衣即康誥殪戎殷言滅大殷也壹殪衣殷聲之轉也

毛氏遠宗曰此壹戎殷當本武城一戎衣天下大定

語然前儒解經多謂武成中庸悉與康誥殪戎殷同
文而傳寫誤者正義謂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
紂並非一次不得謂一著戎衣且既稱纘緒則太王
翦商西伯戡黎皆合承先緒爲言不得專指戎衣一
節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以殪殷之道用兵于殷惟
四書賸言直作滅大殷爲解康誥述武王而曰殪戎
殷猶大明頌文王而曰燮伐大商也衣殷聲轉鄭氏
謂齊人謂殷如衣今有衣姓者皆殷後可驗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

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毛氏奇齡曰追王是武王事據禮記大傳牧之野武成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故尚書武成告羣侯即有太王王季文王之稱今中庸以此禮屬之周公且其所追王者祗稱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一似文王亦同作追上禮者因之周本紀有云文王改元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雖說未可信然尚書周詩往往頌文王受命文王克殷似乎周之先

世原有傳言如是者若周公尊王則漢儒原有制禮
改葬實事見于師說後儒讀此一概不理豈所稱通
經者耶文王追王原不足據若周公則大須講求者
追王是改廟號上祀是改祭並不及葬何以斯禮之
達必先葬而後及祭則斯禮中必有葬與祭兩相合
者改則俱改不改則俱不改而此特舉其一改一不
改者以見意而世不察也蓋古無追封大夫士例如
近代父如子官等之追王故無俱改禮然豈無俱不
改者而此亦不及則意可知矣故推鄭氏說謂葬士
葬大夫祇就死者成事言之與上祀先公祇改祭而

不改葬同者追王則當改葬矣奈武王八十三爲諸侯八十六爲天子老而受命不能制禮至周公攝政七年伐武庚及遷殷頑民始制此禮改葬三王因之中庸直以追王事屬之周公豈無說與別錄曰或疑改葬未易事鄭氏此注恐亦難信先生曰古原有改葬禮春秋莊三年公穀有改葬桓王之說此非鄭氏杜撰者特改葬非改其所藏但如舞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作司寇祇溝而合之即改葬也且中庸葬禮世但曉含斂之殊棺槨之異窀穸之不同已耳此皆已成事何足考驗不知葬禮隆殺全在墓位古墓列一

處各有差等名曰度數周官冢人掌墓地各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故春秋緯謂天子封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士各殺與白虎通同至樹數則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士各異且有多寡之別故大夫士庶別設墓大夫掌之明云正其位掌其度數注即謂即以爵等分度數如父爲庶人子爲大夫士則父無壤樹而子則有封有樹各依爵等此正中庸葬禮之明据也信然則墓位相形等殺立辨豈有追王爲天子而尚止十二尺之封仍樹柏而不樹松者此手足之烈無難事也況天子豐碑雖藉以下棺而後即

留之爲墓飾檀弓天子四碑喪大記諸侯卿大夫皆二碑之類亦皆所當改正者又況天子禮不傳其飾墓之禮必不止此則卽此一節或藉此偶論以稍存一綫未爲不可也　又曰章句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此襲鄭注而亦誤者后稷雖不當在追王中顧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爲先公將稱此廟爲先王乎抑先公廟乎故后稷雖不追王而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元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　又曰期與三年有遠有不遠經文明出貴賤二字則明以貴賤分等殺然亦繼述

重父母則他皆殺耳期有正期旁期天子諸侯正旁
俱絕大夫祇降旁而正仍不絕則達大夫矣特天子
諸侯何以得絕二期葢以正期言則天子諸侯皆無
祖父者脫或祖母未亡則先君已死又當傳重而爲
三年非期服矣若旁期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則誰
當服者故曰絕然亦有不盡絕者正期爲祖父母妻
子天子諸侯雖絕祖父母之服而尚有妻子故周景
王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夫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絕期祇當服三年之
喪而是期獨不絕則是即三年矣此杜預明注而作

士禮者誤讀策書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娶之說
變亂典章而世至今不察也若旁期則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不臣諸父有絕有
不絕迺禮之變而至于諸侯姑姊妹所適者亦是諸
侯則天子已絕而諸侯不降此皆在中庸達禮意內
所當分別考定者　又曰三年之喪不止父母皆無
貴賤者特父母尤重耳禮有父在母降期服之文此
害義之極者中庸特著曰父母之喪所爲禮經也
馮氏文子曰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舊謂先公自祖
紺以上至于不窋不及后稷以后稷在先王中也至

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鷩冕因先公諸
侯原服裨冕卽不敢以天子衮冕臨之而舊注先公
亦祇謂不窋以下而不及后稷則以后稷之尸原改
衮冕而不服裨冕故天子改裨于后稷無與是始封
立廟已稱王改服而中庸上祀猶以始封當先公之
首謬矣

章氏大來曰父在毋不三年婦爲夫之父母不三年
庶子不爲生母三年則父母有不三年者若士禮援
杖大夫士不同日襍記父母喪服大夫士異等鄭氏
謂晏嬰居父喪室老譏其太重是士禮非大夫禮則

父母之喪亦有貴賤各異者中庸無貴賤一也此眞
一證謬禮之言
毛氏遠宗曰祫祭及遷祖時祭不及遷祖天保禴祠
蒸嘗自于遷祖無與而猶曰于公先王則此公非后
稷不可不知周初常祭皆有先公武王主曾原有諸
盩爲四親高圉亞圉爲二祧皆先公也卽成康相繼
不能盡遷必至穆王祭廟而後六廟皆先王鄭氏注
天保謂先公自后稷至諸盩固謬正義謂不當有至
諸盩字亦非也后稷非先公若謂諸盩亦不當有則
誰爲先公耶　又曰三年喪如臣爲君妻爲夫婦爲

舅姑類皆是若父在爲母期則士禮喪大記俱有之然皆戰國謬禮非春秋以前所有者說見喪禮吾說篇

樓氏宅中曰尸辨服物如紂尸服士服帝乙尸服天子服類周制祫祭在堂則后稷與文武三尸皆南向立而六尸昭穆左右相對倘文武六王各能卷而后稷獨裨冕事之者將衮乎裨乎孔疏既引司服注而朱子又引此以作答問然皆不曉后稷非先公何與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毛氏奇齡曰達孝孝之通達無間者如爾雅九達之達謂通之至也章句解通謂之孝則中庸達道謂通謂之道固不可若三年問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謂通謂之喪則無是語矣　又曰志事之未行者事志之已行者宋儒釋事字亦以通變言之如易地則皆然等則仍是志矣喪祭而追王固是志若只喪祭便是事先王不嘗事于此乎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祖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毛氏奇齡曰春秋四時之祭舉二以該四者祖廟是七廟章句不解修字而舊注以糞除爲言俱不是周

禮有司修除祖廟有司宗伯也修除者飾治及糞除也祭義將祭有宮室既修墻屋既設語設是黝堊即飾治之義　又曰宗器即宗廟祭器如尊罍璲斝盉盛籩豆類宗伯肆師職所云展器陳告備者即陳器也章句以赤刀大訓諸寶器當之謬矣周官天府所掌寶器大享始得供設而陳之者春秋時祭之間無此禮也　又曰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然亦有兩項一則授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蓋天子斂衣有百二十稱至大斂所餘則司服授守祧者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

也非其上衣與尸所不服之衣則但陳于座而祭之統謂之裳今明云裳衣而章句但以授尸爲言則尸服裳耶又誤也　又曰至于時食則鄭氏無明注但曰四時祭也而章句忽以春行羔豚膳膏薌四時之膳羞當之考時祭惟用時物然在鼎俎鉶芼則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諸司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膴鱻胖腊麷蕡蔆芡類各得以時物實之所謂時享是也若羔豚膏薌腒鱅膏臊是煎和之味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而以之行祭可乎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亨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

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褻味鬼神所
不享也今周官具在饔庖膳宰隨所引据而偏据褻
味以當神享亦奈之何
毛氏遠宗曰廟有祖廟有祧廟卽遷主廟也周禮修
祖廟并及祧廟故宗伯修祖廟而祧廟則守祧者黝
堊之鄭氏謂修除黝堊廟祧互言則修字原兼黝堊
在內不止掃除而已　又曰宗廟訓廟如檀弓毀宗
爲毀廟故此宗器卽是廟器鄭注謂祭器是也若赤
刀大訓等則名玉鎮又名大寶器惟有大享大喪則
取陳之故顧命大喪始陳此器若祭則非大禘大祫

如盤庚所稱茲予大享于先王則不得陳焉得于時祭陳之乎況六經多言宗器如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有一非祭器乎　又曰惟尸祇服上衣故有先王袞冕先公驚冕之分若裳衣則總名奠服司服大喪供奠服因此時喪奠無尸而上衣下裳總設爲奠者之用故也　又曰祭物有明言四時然仍不得引摭作時食者如庖人供祭祀之好羞明云四時美食如青州之蟹胥荆州之鮆魚類然惟大享則供之禮器所云大享王事始用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時祭無有也若王制時薦時有春薦

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然又是薦禮並非祭禮是明言時食尚難引据況非其物乎

朱氏樟曰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朱子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非僭皆不曾攷禮之言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謂此一廟只祭父若祖則不許祭廟然亦許祭以壇可祭寢亦可祭也至于父祖以上則皆不許祭然皆可以薦此因無愛鬼餒無慮子孫不盡情者鄭氏謂官師一廟得祭祖禰竟妄卻無廟而三字固為鹵莽若云可祭三代

則逮禮矣至謂祭三代無廟即不是僭則使無廟而祇行薦禮雖十代何害若欲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士庶人便不得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曾考禮者而可爲此言　又曰春行羔豚四句與羊冷毛而毳羶六句皆內則膳食文而周禮庖人內饔並見之作煎和之節其曰膳者言肉之調和者也若祭肉則但名俎饋而不名膳故膳夫以祭肉給王食則曰用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若已之祭肉致尊者不敢稱福則始稱膳如少儀爲已祭而致胙于君子曰膳其祭之重而膳之輕稱名之不苟如此今明有四

膳字而可强之作祭肉乎

陳氏佑曰繼人述人兩人字指先王此四其字合下五其字但指祭言不指先王先王三王也即以設其裳衣言所祭七廟而但設三王之裳衣可乎

馮氏□□曰春官史氏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則未陳之前先為序之若禮器門外缶門內壺罍在阼犧尊在西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運醴醆在戶粢醍在堂等即所陳之序也

樓氏宅中曰薦與祭有別但上三句皆祭禮不得此句獨是薦禮此薦進也猶曰薦之薦禮所稱薦俎薦

羞者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孔氏穎達曰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于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于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

毛氏奇齡曰宗廟之禮以大享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王文而宗廟所重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傳所稱某爲太

王昭某爲王季穆是也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
禮所稱室祭則六尸南北向堂祭則六尸東西向是
也此祗屬生人而不及死者以死者昭穆廟制一定
無庸再序唯生人則天子諸侯自爲一宗族人不敢
以君親爲親因之分大宗爲氏分小宗爲族渙散已
極非大享合宗別無序法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植祭卽無此矣章句
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又非是祖宗廟次與
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
弟在兄前假使子孫因之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

序亦但以伯叔兄弟定有祿位卽子孫衆多亦當作國子之倅其爵之尊卑相去不遠因得以昭穆定世次之等若有貴者則專列之序爵中不在此數而解又謂同姓序昭穆異姓序爵則此昭穆一序而無貴無賤舉同姓之公卿士庶而皆溷于其中大謬之禮也　又曰是以序爵序事俱屬同姓豈異姓不助祭乎曰虞賓有客顯見詩書顧非所重也蓋同姓入廟必序爵致庶子正公族禮唯內朝不序爵外朝卽序爵而至于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位遇有貴者則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此禮文也

若異姓序爵則此宗廟中但明達孝何關異姓且亦見何禮文也又且異姓卿士專以官進官必有僚毋論內朝外朝公會私會即偶然有事亦何地不以官序而曰廟中當序爵非贅語乎若序事則禮文明曰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以爵曰貴賤異位也以官者官各有所守如周禮大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鑊是也此即序爵序事之禮故又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一如中庸所謂辨貴辨賢者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掌安辨賢否況周官六官而祇辨禮官之賢否即禮官

亦多官而祇辨廟中之賢否不特無此禮并非禮意矣　又曰旅酬禮在燕與祭俱有之燕所以盡歡祭所以均神惠特天子諸侯禮不傳今所据者祇士禮故參錯不合大抵是禮有三節自賓三獻後行致爵禮尸旣先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主婦又自相致爵然後致賓及兄弟長衆皆遍此一節也及致爵畢行旅酬禮賓乃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觶酬賓于是衆賓衆兄弟彼此相酬此又一節也至旅酬畢行無算爵禮然後賓自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亦自取觶酬賓之黨交錯不已遂至無算此又一節也則是致

爵者獻而不旅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致無算旅酬無算爵並非一禮特是旅酬時兄弟弟子先舉觶于其長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然後行旅酬禮至無算爵時則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長亦答拜受飲如旅酬時儀然後行無算爵禮此皆旅酬無算爵之前先舉觶以導其事非旅酬無算爵之正禮且弟子舉觶長受觶自相拜賸並非兩家子弟各代長揚觶以酬此兩家之黨又且旅酬止兄弟弟子舉觶至無算爵而後有賓弟子揚觶其間亦並無旅酬時有賓弟子舉觶之事凡此皆從來謬說于古

長夜者致爵禮是均神惠于室中旅酬禮是均神惠于庭下祭以神爲上以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主人猶有室中之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于賤也增韻爲被也郎史爲其所中之爲謂被上酬耳章句旅酬之悞雖是疏忽然猶有舊注相沿影響此自可原者若朱子自爲說又謂旅酬禮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酬賓賓不飲則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于沃盥所謂逮賤則益不可解按舉觶即升觶鄉飲酒鄉射

特牲皆以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事惟有司徹是儐尸禮殺故以二人舉觶行之旅酬之始此大享正祭決不當引祊祭儐尸禮以爲据者況一人二人分屬兩禮非謂旅酬一禮而可以或一人或二人也若云此一人二人是鄉吏之屬則未免太疏鄉飲酒以鄉大夫爲主人故舉觶者皆鄉吏曰主人之吏豈有大宗伯官屬用鄉吏者至云酬賓不飲卻以獻執事至于沃盥則獻酬之禮止爵有之不過停其爵以待後行者而與之共飲未有主人特酬賓而賓可不舉而獻他人者要禮不旅酬故穢

祭酬賓則賓不飮大祥酬賓則賓飮而不酬此喪禮
也其奠觶不舉非卻其獻亦非欲以獻他人但有待
焉耳故同一不舉且有以二觶分左右者祭均神惠
則右不舉神尙右也燕飮主人則左不舉燕尙左也
倘賓主行酬酬者先自飮以獻爵而爲所酬者不惟
不飮兼卻手而授賤者則將置酬者于何事況獻執
事亦並非旅酬禮凡獻尸及加爵時並不存致爵之
後若此諸所云或更有他禮可據則某少失學老更
荒忽嘗關此以俟解者　又曰燕毛從無禮文故世
皆憑臆解今考之是祭畢賜爵之禮爲祭統十倫之

第九倫在獻爵加爵致爵酬爵無算爵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序長幼者但賜是錫予而此又名燕者以任其歡燕小雅鳧鷖值以儐尸名燕飲是也其曰毛者以毛髮序長幼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曰齒則在昭穆中自序年齒祭統所爲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特此亦異姓有之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然禮意祇在同姓說見前

毛氏遠宗曰周官小宗伯職明有掌祭祀之序事語然亦祇序省牲眡滌諸事與庶子職授事所謂奉牲

佐幣者正合則是又事太廟之事非宗祝庶司之職事未可誤認也　又曰燕毛無據東陽許氏曰以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語適相合遂疑燕毛在尸謖後與賜爵不合且樂具入奏其所云入正合祭在廟燕在寢之說不知楚茨南山皆祈禱雩報之詩祭法遷祖去廟皆得藉祈禱以祭于壇則先祖在廟自當因雩報以致福享故舊注謂甫田雩祭大田報祭楚茨南山爲致福之祭何得援宗廟大享强取相証況燕禮燕在寢謂路寢卽堂下寢庭是也寢室藏主祏之所原不許燕且此時樂入

因皇尸入室或酳或獻故需奏樂未聞燕襄有享侑者誤矣

毛氏文輝曰大享如大禘大祫之類即四時亦有祫祭然不及遷廟且助祭子姓不必皆至若犆則一廟一祭無昭穆矣若生人序昭穆則自有齒然序不在此而小註又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攙入之此祭統賜爵禮即燕毛序齒之事與此不同　又曰宗廟有事皆大夫卿士佐之同異姓俱同如武王祀社則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兹師尙父牽牲假使會有大事在定公年則季孫以司徒奉牛牲叔孫以司馬

羞魚牲孔子必當以司寇奉明水特所重不在異姓耳若宗祝并不在異姓之列觀武成初祭周廟以侯甸男衞執豆籩而別令宗祝享祠于軍則序事非宗祝明矣　又曰序爵鄭注爵公卿大夫士專指畿內卿士言章句則添一字曰公侯卿大夫士兼外服諸侯言便大謬外服爲能助祭乎周制列侯助祭祇新王即位一至此時同軌畢至因得助奠殯虞祔他不能矣若毛詩祼將武成祀周廟在開國時洛誥王賓祭歲在建都時皆非恆禮曾宗廟常享而得有是

陳氏佑曰祭義與明堂位君迎牲在門卿大夫贊君

序從禮器與祭統君親牽牲大夫贊幣士執芻以從皆序事明據　又曰燕義旅酬自上卿下卿以至大夫士庶子亦以尊及卑以上及下而曰明貴賤則猶是差等而燕義重在上就尊長邊言中庸重在下就卑賤邊言也

樓氏宅中曰旅酬一作行酬特牲云衆賓長受旅注旅行也謂衆行酬也一作序酬鄉射云執觶者皆與旅注旅序也總無作衆解者此旅酬下爲上當云序酬之禮下受上所酬逮賤故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毛氏奇齡曰章大來曰愛其所親後儒以子孫臣庶爲親因以敬尊配春秋節愛親配宗廟節不知廟中稱親皆屬祖妣如親廟親寢宗親四親類與汎稱不同

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孔氏穎達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言若能明此序爵辨貴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于掌中也

一毛氏奇齡曰達孝及郊社以上帝爲先王所生之帝

一漢儒謂郊以報所生是也但郊有數郊南郊祭天北

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總以上帝槪之舉大以

一包小也猶明堂祗祀五帝而孝經以宗祀明堂以配

上帝是也若社則或在王宮或在國中或在田間要

只是土祗之祭其曰上帝正包舉之文章句襲鄭注

謂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則又非是周禮祀地

于方澤祭法瘞埋于泰折以祭地地卽在郊中見之

然不是社雖社所以神地道亦但曰地之類爾若后

土則雖是土神然亦非社神社自有社主謂之土祗

而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爲土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土官而后稷是厲山氏之子農爲農官故社主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即后土謬矣周官有地祇是地有土祇是社又有后土則土神耳　又曰嘗禘之說亦有二說皆據經以爲解者禘有三禘一是大禘五年之祭一是吉禘三年喪畢之祭一是時禘即礿禘嘗烝之祭其在喪禘無論已若據論語則此當爲五年大享祭所自出之禘以論語問禘是大禘而夫子所答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與此文同也此說從來所共遵者

若據祭統仲尼燕居則又是時禘祭統曰祭莫重于禘嘗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則發爵賜服嘗則出邑發秋政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則皆指時祭言其曰仁昭穆者以天子時祭惟犆礿而烝嘗禘皆祫故云　又曰治國如示掌只是達孝之意如所云惟聖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帝王以孝治天下便是了義若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爲言則後王行

禮所致非本義矣

毛氏遠宗曰禘是時祭則以宗廟之禮承序昭穆節禘嘗之義承春秋節尤似明切況大禘在宗廟禮中春秋四祭不得單取一嘗字與大禘同稱古稱禘嘗皆時祭如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之祭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左傳烝嘗禘于廟

毛氏文燀曰周禮稱天有昊天上帝與上帝二名惟易殷薦之上帝詩昭事上帝書伊陟格于上帝則專以上帝稱若后土則地祇也左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武王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但指地言非人官之鬼

如月令所稱其神后土者故漢帝祀后土于汾陽河東六朝祀地皆稱后土然中庸明稱郊社以社之土神而當地祭則非禮矣

樓氏宅中曰小註治天下以名分言天子始郊禘諸侯祇社嘗郎以名分爲治法不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孟春祈穀上帝夏雩帝季秋享帝皆郊也則皆事上帝也若禘則吉禘時禘凡諸侯皆行之左傳晉侯亦有寡人未禘祀語

章氏大來曰指諸掌鄭康成解示作寘之河干之寘寘物于掌言易也初以爲示掌甚易何必有物既而

讀論語其如示諸斯乎包咸舊注亦曰寘物于掌而夫子以手指之始知後儒鹵莽百不如漢儒之縝慎也世無視掌云視諸掌者此非有物不可矣論語乞諸其鄰中有醯字云傳取諸懷而予之豈當取懷乎按詩有寘彼周行又有云示我周行舊注示寘通用荀子示諸檃栝諸示爲寘亦同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七終